

中华诗词里竟有那么多“会计”

钱立海



名有底忙”，苏轼“几回无酒欲沽君，却畏有司书簿帐”，辛弃疾“帐溪山旧管，风月新收”这些诗句，有的直接点明会计，有的用到了会计术语。

有一些诗句虽然没有直接写明，却隐含了算账方法。如，王维的“新丰美酒斗十千，咸阳游侠多少年”，李白“金樽清酒斗十千，玉盘珍羞直万钱”。类似的还有李益的“嫁得瞿塘贾，朝朝误妾期。早知潮有信，嫁与弄潮儿”，诗中所涉及的是嫁人的机会成本问题。

秦韬玉“苦恨年年压金线，为他人作嫁衣裳”，于谦“清风两袖朝天去，免得闾阎话短长”，虽无会计所述，但前者说的简直就是会计人工作的本质，后者也是仿佛在说会计人应具备的操守，言近旨远，令人深思。不过，在诸多内含会计的诗词作品中，最有影响力者当数黄庭坚和辛弃疾。

“交盖相逢水急流，八年今复会荆州。已回青眼追鸿翼，肯使黄尘没马头？旧管新收几收镜，流行坎止一虚舟。相看绝叹女博士，笔研管弦成古丘。”黄庭坚的这首《赠李辅圣》，大意是说：时光流逝，转眼已经八年过去了，没有想到今天我们竟然意外地在荆州相会了。这么长时间了，老朋友有几位红颜知己相伴啊？你过去的和现在新收的红颜知己一共有多少啊？那个吹拉弹唱、色艺双绝的女博士——孔君还好吗？诗人这里运用了在宋朝官厅会计中常用的会计核算法“四柱清册法”的知识和老朋友李辅圣叙旧，并以“收镜”比喻女人，以玩笑的口吻逗李辅圣“旧管和新收”了多少女人，开除了孔君，现在还“实在”多少个女人啊？诗中涉及的“旧管、新收”是“四柱清册法”中四柱的其中二柱，另外二柱为“开除”和“实在”。

“四柱清册法”始于唐朝，盛行于宋朝，是一种重要的会计核算法，其先进程度远远超过西方。“四柱清册法”写成公式就是：旧管+新收=开除+实在或旧管+新收-开除=实在，相当于今天的：期初余额+本期增加额=本期减少额+期末余额或期初余额+本期增加额-本期减少额=期末余额。这充分说明了黄庭坚对“四柱清册法”的精通，也从侧面说明了当时我国官厅会计和社会经济繁荣发展的情形。整首诗以俗为雅，雅俗共赏。

比黄庭坚稍后出生的辛弃疾，一生对政治、军事、经济都有着深刻的见解，对会计核算亦深有研究。他在《西江月·示儿曹以家事付之》中这样写道：“万事云烟忽过，百年蒲柳

衰，而今何事最相宜？醉醒宜游宜睡。早趁催科了纳，更量出入收支，乃翁依旧管些儿，管竹管山管水。”

“入一出=余财”，后人称为“三柱结算法”。在这种“量入为出”的平衡支配下，词人将官厅会计所用的记账符号“出、入”和民间会计常用的记账符号“收、支”用到自己的词中，表明家计核算非常重要，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。正如俗话所言，吃不穷、穿不穷，算计不到一世穷。同时，还向孩子们表明，自己虽然老了，仍能掌管家计，不白吃闲饭。整首词以俗为雅，别有一番新意。既显示出他自然恬淡、看破红尘、超然物外的达观思想和风度，也透露出作者精通会计，拥有扎实的会计核算基本功。

除此之外，辛弃疾还有一首类似黄庭坚“四柱清册法”内容的词《雨中花慢》。词中写道：“马上三年，醉帽吟鞭，锦囊诗卷长留。帐溪山旧管，风月新收。明便关河查查，去应日月悠悠。笑千篇家价，未抵蒲萄，五斗凉州。停云老子，有酒盈尊，琴书端可消忧。浑未办、倾身一饱，渐米矛头。心似伤弓塞雁，身如喘月吴牛。晚天凉也，月明谁伴，吹笛南楼。”

在这里，词人将溪山风景拟人化会计化，溪水山川仍是旧模样“溪山旧管”，为月初余额，但清风明月平添了几分动人“风月新收”，为本期增加额。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此核算法在当时民众生活中的深入程度。

崔荣江“爱你犹如借贷，总以青春还债。不复自由身，锅碗瓢盆担待。无奈，无奈。自找谁谁嗔怪。”生活无处不诗，但稍加留心，就不难发现会计的行踪，日常中的会计因为有了诗而多了一分灵气，诗词也因为有了会计的融入而更加富于生活情趣。会计入诗，尤其那些以诗词明志、以会计抒情的作品，成为中华文化精彩纷呈的一页。

■毛毛 摄影



焦循诗中写道：“零星算之为计，总合算之为会。”日常生活中，将一些零星的东西合计，是为计也；闲来无事，回而顾之，并将其综述、汇册，则为会。自古以来，会计就与生活息息相关。而那些具有充分想象、充满浪漫情怀的生活瞬间，很容易被有心人计入诗，或被赋予诗意的内涵，凝结为别样之美。

“氓之蚩蚩，抱布贸丝。匪来贸丝，来即我谋。”这是《诗经·氓》中的句子，“布”有两种解释：一是布匹，“抱布贸丝”即拿布换丝，以物易物，这是原始的物物交换形式。二是将“布”解释为古代的一种货币。贸：买卖。带了钱，来买丝。整句诗讲的虽是男子有意与女子接近的情爱之事，但通过的路径却是商品交易，也由此可见两三千年前的贸易活动。布的成本是多少，买多少丝，价值多少等等。这里的“氓”，显然就是一位学会了算账的商人。

范成大“二麦俱秋斗百钱，田家唤作小丰年。饼炉饭甑无饥色，接到西风熟稻天”，是说今年大麦、小麦都丰收了，价格便宜，百钱可买到一斗。乡亲们饼炉饭甑中食物充足，个个面颊无饥色，过到金秋作物成熟完全没有问题。这里写的是春季二麦收成，遥想的却是整个年景，关心的是农人温饱。其中体现会计与交易的是“二麦俱秋斗百钱”，一斗麦子只要百钱；

反过来，如果是荒年，粮价飞涨，只怕百钱连一升都买不到，哪里还能买到一斗呢？

“会计”一词最早出现于《孟子·万章》，“会计当而已矣”，这是会计的文学渊源。在我国源远流长的诗词文化中，有很多与会计相关。“轩皇封禅登云亭，大禹会计临东溟”，这是将大禹在会稽山大大会诸侯之事，与轩皇登云亭封禅相提并论。可见，在刘禹锡心中，大禹这个会计始祖的分量。

李白“鲁叟谈五经，白发死章句。问以经济策，茫如坠烟雾”，诗中涉及会计与经济管理。元稹的“估客无住著，有利身即行。……求珠驾沧海，采玉上荆衡。北买党项马，西擒吐蕃鹦。炎洲布火浣，蜀地锦织成。越婢脂肉滑，奚僮眉眼明。通算衣食费，不计远近程。经游天下遍，却到长安城。……大儿贩材木，巧识梁栋形。小儿贩盐卤，不入州县征。一身偃市利，突若截海鲸。钩距不敢下，下则牙齿伤。生为估客乐，判尔乐一生。尔又生两子，钱刀何岁平。”诗中对于商人营利以及会计账目，作了详细的描述。

张籍的“金多众中为上客，夜夜算筹眠独迟”，真实地刻画了商人每夜记账、算账很晚才休息的形象。邵雍的“尧夫非是爱吟诗，诗是尧夫会计时”，苏轼“粗知会计犹堪仕，贪就功

来龙去脉

革命烈士郁华殉国内幕

谢华



郁华血衣冢，位于杭州市富阳区富春江畔的鹤山上。无奈随着时代的变迁，当其胞弟郁达夫名垂青史的时候，烈士郁华已不再被人们过多地提起，后人也很难再想起，曾有一位中国法官惨死在日伪特务枪下。

今年11月23日，是郁华烈士殉难85周年纪念日。谨以本文披露郁华殉国内幕，以示悼念。

敌伪时期上海司法界发生了两件轰动一时的大案，一是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庭长郁华遇刺殉国，一是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刑庭庭长钱鸿业被狙遇难。当时各报和后来的诸多篇章虽有记载，但其中内幕始终无法披露。

1939年，汪精卫自河内来沪，假借敌日势力，在沪西愚园路图谋不轨以后，《申报》记者瞿捐伊（亦为女律师）曾撰文痛加指责，促其自动敛迹。该文刊登之翌日，76号（汪伪“国民党中

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”，因位于极司非尔路76号，今万航渡路435号而得名）伪特工分子立刻持枪前往，请求严办，汪本人亦恼羞成怒。于是令伤76号负责警署瞿君，使不得再有同样文字发表。当时76号主持人吴世宾立伤张国珍从速进行，俾便向汪邀功。

张国珍叫来手下暴徒一名，名王阿二，面交手枪一支，子弹两粒，潜往大光明戏院后瞿君住宅，实施暴行。匿名当事人委托办案律师，敲开大门，瞿君正欲出门招待，王阿二立即持枪对准其左脑射杀，瞿君未加防范，应声而倒。台门外警士闻声赶至，遂将凶手扭送捕房，依杀人罪起诉。

承办本案的是公共租界上海第一地方法院，推事为特一地院傅琳，讯悉事关敌伪，即允捕房律师之请求，从严处理。不料此项消息为76号得知，立即派员前往新闻捕房交涉，谓他们打瞿之目的在警告，不在谋杀，要求改依伤害罪起诉，捕房方面置之不理。76号再去函警告傅琳，如照杀人罪判处王阿二徒刑，将有不立。此案进入司法程序之后，结果判决徒刑12年，被告不服，上诉高二审院。

这起案件，也是导致郁华后来被刺身亡的直接原因。高院承办法官审判长为郁华，主任推事聂重义，陪席推事蔡鼎成。当时蔡已暗中与76号往来，曾数次请托郁氏减轻罪行，惟无结果。

76号的头子李士群、丁默邨对此焦头烂额，除了策动被捕特务上诉之外，同时又派员亲往郁氏住宅，仍要求他撤销原判，宣布被告无罪，并威胁郁华说，如果不这样的话，后果将极其严重。郁氏历任法界要职，一秉至公，从不受人请托，仍坚决拒绝，并称：“我做的是重庆国民政府的官，根本和你们不相干，决难遵命。”于是来员只得愤然而返，并将交涉经过报告上峰。

等到宣判的那天，郁华亲自莅庭，起立宣判，上诉被驳回。汪等认为郁氏的态度不配合，恼羞成怒，随即命令特务夏仲明、吴振明、潘公亚等人布置暗杀。

1939年11月23日早上8:30左右，郁华在家进过早餐，步出后门，其时的额巨籁达路（今安福路）车马零落，行人稀疏。刚要跨上自备的包车一刹那，突然发现弄堂里立了几名陌

生人，正在注意他。郁华双目近视很深，未加注意，一个彪形大汉走到汽车旁边说：“你就是郁庭长吗？太不漂亮！”手枪起处，郁华应声而倒。

等到包车夫发现主人已经中弹，方才醒悟过来。凶手在蒲石路口（今长乐路）奔上车牌为“8741”的汽车扬长而去。凶徒都已分头逃窜，一个也没有抓到，车夫无奈之下报了案给租界的巡捕房。等巡捕房的人赶到时，凶徒早已逃之夭夭。可怜郁华中了3枪，已经殉国。事后据大家揣测，凶手所听说的“太不漂亮”一语，当然是指郁华不徇私情而言。

不久，租界内的中国司法工作人员都收到了来自“76号”的匿名信件。信中扬言，谁若敢捉郁华被害一案，即取其性命。郁华的一名同事也被人用匕首插在房门上，以示警告。

郁华是抗战以来租界内第一个遭到汉奸谋杀的中国高级司法人员，可见敌伪时期残害忠良的手段之狠辣。噩耗传到胞弟郁达夫耳中，欲哭无泪的郁达夫愤笔挥就挽联一副：“天壤薄王郎，节见穷时，各有清名闻海内；乾坤扶正气，神伤雨夜，好凭血债索辽东”。

郁华被害后，上海、香港等地均有悼念活动。1940年3月24日，上海各界人士在湖社举行隆重的追悼会。当天的香港《星岛日报》发表《学者与气节》的社论，称颂郁华“重气节、爱国家”“威武不能屈，富贵不能淫的精神，是中国在今日持久抗战中所最宝贵的”。

1947年4月，浙江富阳地方人士在风景秀丽的鹤山，营造了郁华烈士的血衣冢。郭沫若撰写《郁曼陀先生血衣冢志铭》，由马叙伦书成刻石。碑文为：“石可磷而不可夺坚，丹可磨而不可夺赤，云遽然而物化耶？凝血与山川共碧！”

①郁氏三兄弟，左起：郁达夫，郁华（曼陀），郁养吾（摄于1936年）

②1939年郁兴民去美国前的全家照。除前排就坐的郁华、陈碧岑夫妇外，余者为他（她）们的长子兴民、次子兴治，长女郁凤（振民）、二女隽民、三女怡民、四女晓民

③左起：郁隽民，陈碧岑，郁凤，郁兴治，郁晓民，郁兴民，郁华（曼陀），郁怡民

■资料图片

钢板蜡纸油印机

王奎

在老家整理旧物，一堆泛黄的报纸里，竟找到几张30多年前学生用过的试卷。那些油印的文字、图案，历经尘封，油墨已变淡、痕迹模糊，但依然让人想到逝去的美好年华，不禁回忆起用钢板蜡纸手工油印的往事。

1987年9月起，我应邀去小尹庄中学代课。在随后的近13年中，我长年累月与课本、备课笔记、作业簿、粉笔、黑板、教鞭这些东西相伴，也与钢板、蜡纸、油印机、讲义、试卷等物件打过不少的交道。

起初，教师们讲新课、出题等，除了教室里讲台边的那块大黑板，往往还要自备几块小黑板，事先将内容抄写在上面，常常累得腰酸背痛手麻脖子疼。即使这样，也难应对“题海作战”。后来，学校专门买了设备，成立油印室，安排一位人称“大先生”的老教师，专门负责刻钢板、印试卷。

由于当年校与校、班与班、教师与教师之间“竞争”相当激烈，再加上“大先生”一人包干的疲于奔命，老师们纷纷学刻钢板，自己搞油印。

我就是那时接触这些玩意的，但我从不敢给学生增加多少作业负担，我自刻自印分发给学生更多的是课外延伸阅读，以及一份由班级创办，名叫“野滩”的文学小报。

我的字不好，写不出标准的仿宋体，所有刻印的东西，都是歪歪斜斜的“歪体字”，这是校园里对我字迹的别称，倒也别具特色。

那年头，我们那儿对普通话的要求不高。刻钢板，有人也直接说成刻蜡纸；而“刻”字，师生都读土话里的kuó音，我至今也没找到对应的字。这是一项累活，精细活。

长方形的钢板卡在木框子里，表面布满密密麻麻的细纹格子，将油亮软绵的蜡纸覆盖其上，用一种尖头的铁笔在蜡纸上刻字，会发出类似“吱吱吱吱”的声音，仿佛时间在滴答走过。

铁笔一笔一划，小心翼翼，所到之处，蜡层被划掉，留下一个个鲜活镂空的白字。刻钢板的人讲究轻重缓急，气定神闲，心细如发，稍有浮躁性急，一旦出错，轻则需要技术修改，重则整张蜡纸破报废废，前功尽弃。

往往几块蜡纸刻完，人已累得手指疼、眼发涩、脖子硬。“大先生”右手中指常年可见厚厚的老茧，有时还会缠上胶布条，那是长期刻钢板留下的纪念。

刻好的蜡纸，只能拿到学校唯一的油印室去印。那地上常见一团团黑乎乎的废蜡纸，老远就闻见一股刺鼻的油墨味。如有“捣蛋虫”偷偷弄出一点，在操场上烧着，就会冒出浓浓的黑烟，少不了班主任的一顿批评。

油印所用的是手推式油印机，它的重要部件是带手柄的胶轱辘。事先调好油墨，用刷子仔细地刷到胶轱辘上，在有纱网的方框内，前后推动式印印几张，努力使油墨分布均匀，直至字迹清晰，便可换新纸正式滚筒印刷了。

油印时，要平衡用力，防止印出的墨色不均，更要避免蜡纸起皱、脱落。最好有两人默契配合，一人推胶轱辘，一人翻纸换页，以免一心多用，连印刷的张数都数错了，造成不足或浪费。

油印班级小报时，我会叫上几个小帮手。没想到一期印好，我们师生的手脸和衣服上都沾上了油墨，一个个成了“张飞”。大家互相打趣，欢乐的笑声在校园里久久飘荡……

后来，有了直接用圆珠笔手写的蜡纸；后来，有了活字打字机、手摇式油印机、针式打印机；后来，有了电脑，有了喷墨打印机、复印机、扫描仪等等，刻钢板蜡纸、手工油印的时代成为难忘的历史。

如今翻阅这几张仅存的试卷，一种原生态的记忆重新被唤醒，学生们被油墨弄黑手和脸的情景又浮现眼前。

好几次去寻乌，当地朋友热情相邀去梅州走走。寻乌是赣州辖区内离赣州城最远的县，就算现在通了高速公路，从赣州市区到寻乌县城，也差不多要3个小时。而寻乌去相邻的广东省梅州市城区，却只需要1个多小时。所以，很多寻乌人去梅州的次数，可能比去赣州还要多些。

与赣州一样，梅州也是客家重镇，值得一看的地方定然不少，可惜每次都因时间缘故，未能去成。

很多年前，在《梅州日报》副刊，发表了一篇湘西凤凰古城的短文《远去的边城》。编辑在邮件里问我，老家是不是梅州。我觉得奇怪，从没去过这个地方，怎么就被认为是梅州人了？原来，那篇文章提到了故乡的“梅江”，而梅州城正是在梅江之滨，编辑不知我老家宁都的主要河流与之同名，所以误会了。

因为与赣南毗邻，因为不同的梅江，就有了去梅州看病的念头。

专门去梅州的机会总是找不到，而这次假期从瑞金去深圳，到了饭点，高速正从梅州穿过。下高速往城区方向找地方吃饭，途中跨过一条穿城而过的江，看那江面倒也开阔，给城市平添了几分落落大方之气。吃饭时一问当地人，那条江果然是梅江，就忍不住沿着梅江看看梅州。

行进在梅江之滨，江岸一长溜的全是棕榈树。途经梅江区政府和梅州市政府，这一带显然是老城区，政府大楼都很朴素。街道两侧时常见一些骑楼，让人恍如穿越到某个时空。

赣州老城区也是有骑楼的，以前甚至还比较多，古色古香，原汁原味，让人一见之下，便能感受些许岁月的沧桑。在梅州看到这些建筑，令人不禁遐想，当年这座城，烟火味定然也是浓厚的，对周边数百里地的乡民来说，甚至是遥不可及的憧憬。

作为相邻的地级城市，梅州和赣州的老城区，总体风格没有太大的差异。以前常听外地客人说赣州建设得不错，不出去走走的话，还以为这只是一句客套话。

和赣州一样，梅州也是历史文化名城，建城历史可追溯至北宋，千年来人文积淀丰厚。听说黄遵宪的故居就在城里，于是搜索地址找过去。

黄遵宪是清末著名诗人，也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诗界革命的最早倡导者。他的创作走在现实主义的路上，以作品反映时代，有“诗史”之称。爱国，是黄遵宪作品的底色。

读中学时，历史书上对他有过介绍。学生时代远去几十年了，对他的作品，只记得《哀旅顺》《哭威海》等篇名，还记得《台湾行》里的诗句“我高我曾我祖父，艾杀蓬蒿来此土”。对于告别校园就几乎不读诗的人来说，一个清朝的诗人能让我记住这些，已够有分量，毕竟明清不是诗的时代。

车子左拐右拐，最后拐到一个小巷。边嘀咕是否走错了路，边继续前行，在几座旧民居前面，果然看见“黄遵宪纪念馆”字样，这里是梅江区金山街道东山小溪唇。

眼前的纪念馆，是开放式的，简简单单几座房子。看年代，应该是原貌，毕竟黄遵宪生活的时代，离现在也就100多年。纪念馆建于2005年，由黄遵宪书斋“人境庐”、故居“荣禄第”和民居“恩元第”相连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组成。没有大兴土木翻新改造，反而更有意义，因为它的真实无可替代。

走近先看了“人境庐”，这是黄遵宪的书斋，由黄遵宪于清光绪十年（1884年）亲自设计和兴建。看到“人境庐”几个字，不由得想起陶渊明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”的诗句。果然，黄遵宪正是取这个意思。闹中取静，方为境界。

中国士人关注现实是主流，哪怕是隐士，表面上平静得很，对什么都无所谓，心里其实并没闲着，随时牵挂世事更替、黎民命运。他们有的隐于市，甚至隐于朝。黄遵宪胸怀天下，情系苍生是其天性，岂有脱离“人境”之理？

荣禄第是黄遵宪的起居间，坐北朝南，最常见的民居朝向。这座建筑三层三堂二层，“九厅七井”样式，为黄遵宪于清光绪七年（1881年）所建。恩元第是一座四合院式的传统客家民居，长方形布局，十厅九井，与人境庐相邻。这种建筑，在赣南乡村也时常见。

纪念馆的展陈也简单，除了图文介绍，还展出了黄遵宪的一些物品和书籍等。他博览群书，著述亦丰，单行本有《日本杂事录》《日本国志》《朝鲜策略》《人境庐诗草》等多种。今人将其作品编为《黄遵宪文集》《黄遵宪集》《黄遵宪全集》等。

黄遵宪不仅是爱国诗人，还是政治家、外交家、教育家，推动变法维新的干将。孙中山这样评价：“黄遵宪是做大事，不是做大官的学者”。那个时代一去不返，但他的务实精神永不过时。

文化始终是最深沉、最持久的力量，一个地方哪怕经济暂时落后，只要有扎实的文化根基，它总是充满希望的。这一点，不妨让时间来作证。梅州作为养育过不少客家杰出人物的土地，客家文化底蕴深厚，它在百舸争流、千帆竞发的历史长河当中，依然不失光彩。

路过梅州，虽然未深入探究，但匆匆一面，也有斩获，不虚此行。

■苗青 摄影



路过梅州

李伟明

■资料图片